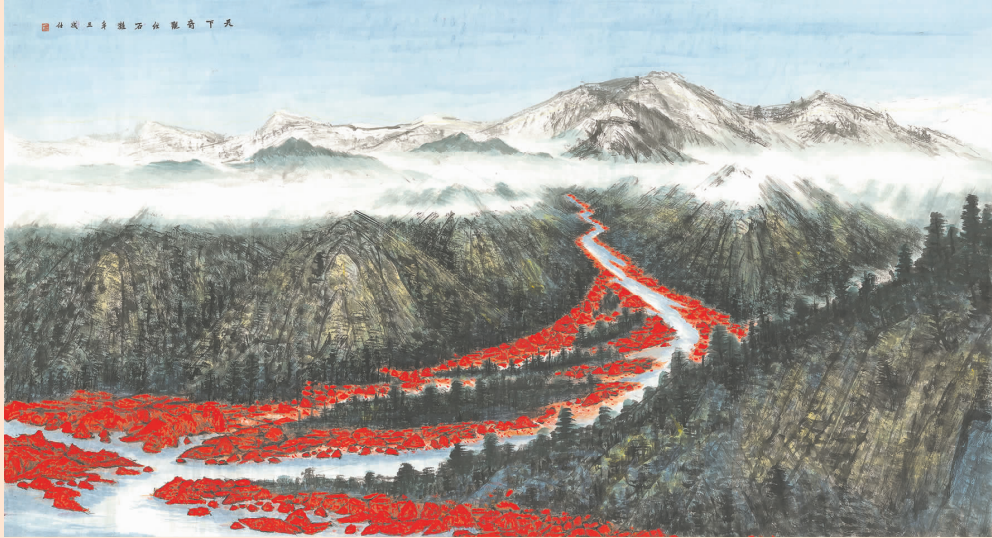




探索·周成仕中国画作品展

作品选登



《天下奇观》之一 97cm×180cm



《七彩张掖天工造》之六 97cm×180cm



《极目金色千里秀》之五 180cm×97cm

(画家周成仕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文化·感悟

人间幸有苏东坡(三)

□王曾玉

要说最喜欢苏东坡什么,我想说,是智慧,是活法,是把人生看得通透却能豁达,是历经磨难仍然热爱生活。他一生三次遭贬,越贬越远,最后死在被朝廷召回的途中。苦难如影随形,稍逝即来。政治打击、牢狱之灾、穷困潦倒、至亲离世……上天并没有因为他的盖世才华而厚待他,相反,他承受了平常人数倍的苦痛。

“乌台诗案”被押解途中,他欲半路投水自杀而未遂。到达黄州后的一段时间,一个人寄居在寺庙里,孤苦无依,亲朋友好无一人给他写信,即便他给人写了,别人也不回。他蚀骨的失落和凄凉全部写在那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里:“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个曾经的天之骄子,如今成了一个无权、无钱、无人陪伴的“孤鸿”。

大难可以催生智慧,正如后辈王阳明贬居贵州“龙场”,在那里静思悟道后,成为了一代心学大师。他的先贤苏轼,在黄州,也必须经历一次精神上的涅槃和重生,学会与现实和解,与自己和解。为了解决温饱,苏轼和家人在黄州东边,开垦了一块无人问津的荒地,一块只能种家畜吃的“大麦”的盐碱地。他学白居易给它取了个雅名叫“东坡”,还在上面盖了一间茅屋,雅称“雪堂”,苏轼本人完全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复一日的劳作,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给了苏轼生存下去的力量。

有一天,苏轼在这里接待了一位朋友——受他牵连遭贬岭南,刚刚返回的王定国。王有

一位叫柔奴的小妾,在为众人献歌时,神情宁静而自然,看不出一丝生活的困厄与落魄,她告诉苏轼“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大受启迪,精神世界开始发生转变。通过四年时间,他把自己从一块硬而脆的生铁,炼成了一块坚而韧的钢,实现了灵魂上的脱胎换骨,淡看得失,随遇而安。一首《定风波》已能窥出些端倪,纵“一蓑烟雨”,且“吟啸徐行”,回首人生“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此后,苏轼还在黄州完成了他一生的巅峰之作: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以及中国三大行书之一的《黄州寒食帖》,彻底从黄州突围,实现了他和黄州的彼此成就,也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蜕变。

苏轼是积极进取的内涵,而东坡则有了一些哲学和道家的寓意。从此,他的内心有了一面铜墙铁壁,再无苦难可以打倒他。无论在新党煊赫的朝堂,还是再次遭贬的僻野……他都能处变不惊,泰然自若。被贬惠州时,他穷得买不起羊肉,就买没人要的羊骨头,用酒浸泡后再烤熟,用牙签挑着吃,因为吃得干净,连狗都有意见。他还洋洋得意地把这些写信告诉弟弟苏辙,这就是东坡美食中的“羊蝎子”。被贬儋州,穷乡僻壤,与土著人为伍,缺少少吃饿肚子,他就去海边捡生蚝,研究出另一道美味,还一本正经地叮嘱儿子苏迈,千万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朝中大臣,免得他们争相求贬来岭南跟他抢。他还能把肥腻得不受人待见的猪肉,做成著名的“东坡肉”……今天,你甚至可以在美国吃上一桌“东坡全席”。至此,他又有了对付苦难的另一种武器——美食。

纵有一千种挫折,他都会找到一千种

对付挫折的方式,他的豁达能让痛苦的精神世界开出绚烂之花。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多么诙谐的自嘲和自我肯定,三处贬谪之地,是苏东坡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最为艰难的地方,但也是他文学创作最多、精神升华最快,对人生意义和哲思领悟最为深刻的地方。他闭口不谈自己的政治功绩:徐州抗洪,密州捕蝗虫,杭州浚治运河、修苏堤、建医院……反而认为,是三个贬谪之地成就了自己。是的,黄州、惠州、儋州,成就了东坡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物外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让他把人生和命运看得更加通透而豁达。以至于在朝云为他生下最小的儿子时,他写下一首著名的《洗儿》诗,曰:“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表达他对自己人生的反思和希望儿子做个快乐平常人的愿望。

公元1101年6月,东坡于岭南被召返,抵达真州时,不幸患上了痢疾,被折腾得“食则胀,不食则羸,通旦不交睫”,气息奄奄。他对三个儿子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临终之际,苏迈上前请示遗教,苏东坡一言不发悄然长辞。正如王阳明诗云:“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人生一世,蜉蝣一天,生死从容,何须多言!在这一点上,苏东坡与一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有着比圣人孔子更多的洒脱和超然,据说孔子临终前,曾对弟子子贡说:“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虽豪迈不已,却也略显凄凉与无奈。

半生流离,一生诗情画意。生活以痛吻他,他却永远温柔以待,东坡活成了我们向往的模样。直到今天,每当我们想起他,

嘴角都会不自觉地露出微笑。他像一束光,照亮我们生活的所有暗处。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

东坡先生有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时光如雪,倏忽而过,如一茬积雪化于无形,还能留下什么呢?但在我们眼里,苏东坡不是飞鸿,时光选择永远留下他,并把他雕刻在历史的年轮里,成为我们世代瞻仰的化石。

人间幸有苏东坡。否则,地上少了一位天才,天空少了一颗星辰,我们少了多少怀想,该有多寂寞?



驾一叶扁舟远去

——读苏东坡《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有感

□袁大可

也许那一夜
月光如洗
静静洒在东坡山冈
秋风扫过雪堂
堂前毛竹清影摇曳
沙沙自喃

雪堂静坐一居士
身着布衣脚穿芒屨
南迁黄州已三秋
孤寂厮守那份冷清
如此月色
怎能荒芜良宵
何不置一壶酒
陪着秋风赏月共饮

秋风不问明月意
明月可知居士心
举杯问明月
心灵得到一丝安慰
犹如酒逢知己
今夜注定不醉不归
推杯换盏间不觉而醉
却被秋风吹醒
醒了又醉
迷迷糊糊已到三更
醉眼朦胧回到寓所
敲门声远不如家童的鼾声
奈何!趁月色正好
悠悠然江边听涛声

夜深月高风静
江上水波不兴
刹那间浸润无限遐想
恨不能驾一叶扁舟
放浪于烟波浩渺之中
那些萦怀的往事
飘飘随风远去

文化·漫谈

苏轼成长的土壤

□宋扬

“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苏轼在北宋休养生息的年代出生,长大。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丰盛时期,理学、文学、史学、艺术、科技领域硕果累累。科举考试推进了教育制度的优化,印刷品的推广促进了文化交流。宋仁宗赵祯更是性情宽厚,广受后世称赞。

自孔子宣布“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后,“文”在多数朝代像神灵一样领导着中国,于宋尤盛。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时代造就了天才苏轼,苏轼也为那个时代的多维度辉煌贡献了自己登峰造极的一端。

我在一口井上驻足,它像历史深邃的眼睛。井边石已碎裂有缝,井水盈盈,距井

口不过一两米,映出天光树影,水面漂着几片黄荆叶。古人曾见今时井,今井曾经照古人。遥想九百多年前,苏轼与弟弟苏辙趴在井口,对水照影。不远处,母亲且惊且怒且忧且怕的目光望向兄弟二人。随后,一番井边枝打井边人的教育在所难免。这井对苏轼兄弟的诱惑,应该与手机或电子游戏机对当今儿童的诱惑,如出一辙吧?

井旁一棵树。它风烛残年,若没有铁丝一圈一圈捆绑加固,它枯干的皮恐早已崩解。树的断裂处爬满苔藓,树的肌体里尚有水分存在——树竟然还活着!有新枝从树根处斜斜生出来,不多不少,三根——多么天意的数字!莫非它们就是“三苏”之化身?

相传,此树为苏洵亲手栽种。同为眉州人,我知道家乡人口中那句耳熟能详的俗语——“黄荆条子出好人。”这是老一辈管教贪玩好耍的孩子之常用“家法”。每次

犯了错,母亲一个眼神,孩子只能怯怯乖乖地去家門口折一根黄荆枝。打手板,打屁股,痛,但不伤筋骨。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少年顽皮的苏轼,对黄荆条子定有和众多碎娃儿一样既惧怕又感激的复杂感情吧?误入歧途,当头棒喝。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严厉的家教磨砺出苏轼正直、向善、勤奋、上进的品格。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五服。”苏轼没有在贪玩好耍中沦为纨绔子弟,苏门家教之严功不可没。苏轼终成豪放词宗,则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苏家文化基因。

苏轼在《苏廷评行状》中记录祖父苏序:“公讳序,字仲先……幼幼疏达不羁……谦而好施,急人患难,甚于为己……”苏轼降生的时候,其祖苏序尚健在。苏序乐善好施,豪放爽朗,慷慨大方,淡泊名利。他常携酒一樽,与亲友席地而坐,饮酒谈笑,兴奋时

引吭高歌。这是否隐隐是其孙苏轼“把酒问青天”的逍遥轮廓?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苏轼性格中的乐天潇洒、不拘小节、心系百姓,多少承继了苏家基因。

苏轼的二伯苏涣是进士,苏洵在苏轼出生后,由随性读书变为为科考奋发读书,苏轼与弟弟苏辙一起,从小在浓厚的学习氛围里耳濡目染。苏轼母亲程氏出身名门,颇有文化教养,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并有自己的一套先进教育理念。苏轼十岁时,苏洵离家游学四方,程氏担负起家庭教师的重任。她尽心培养教育苏轼兄弟,除教他们勤勉读书外,还教他们种树、爱鸟……

苏轼内心深处那簇小小的求知火光,在幼年被至亲点燃,尔后终生未灭。来自原生家庭的文化与精神气度如烛光,辉映了苏轼超旷的乐天性格,照亮了他的一生。